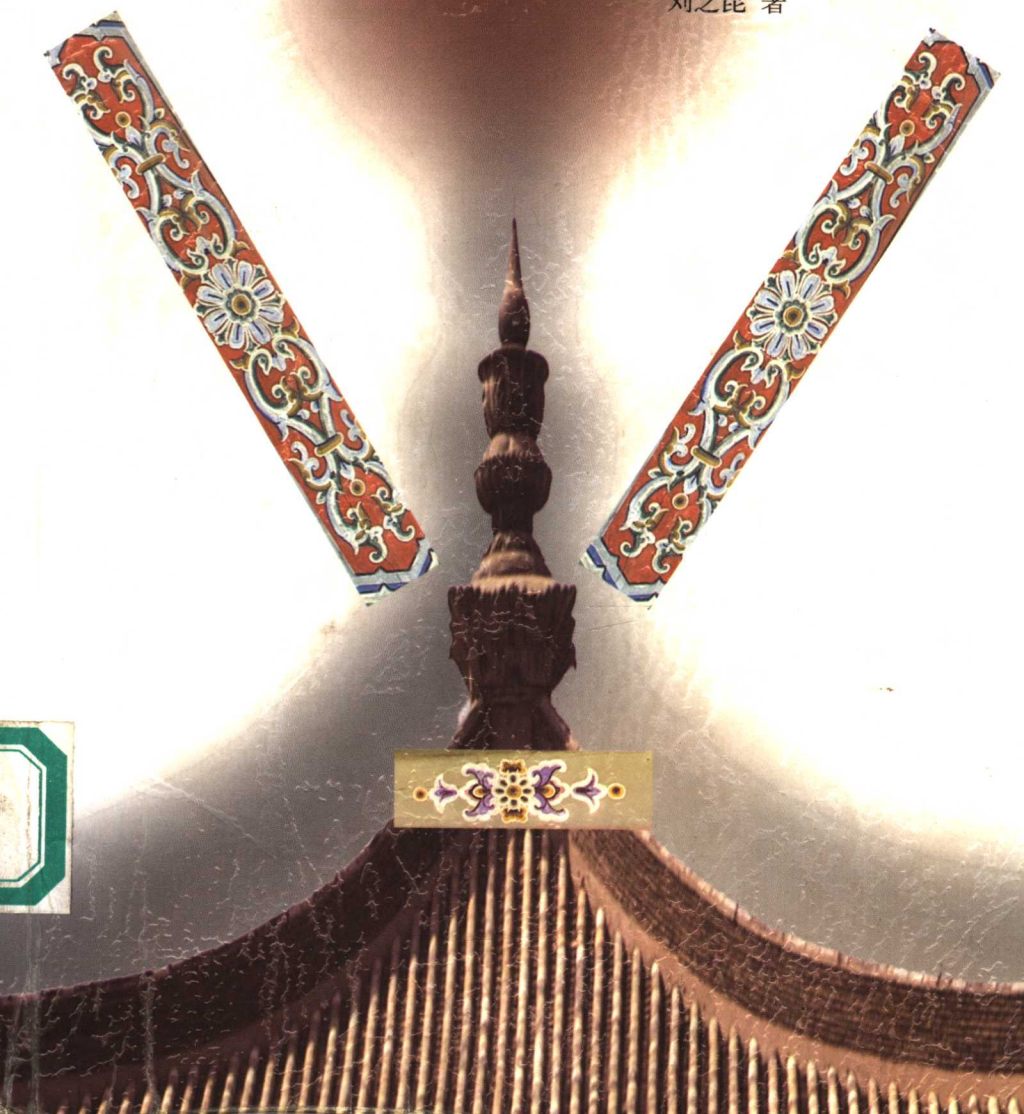




万历秘史

——一个王朝的毁灭

刘之昆 著



万 历 秘 史

—— 一个王朝的毁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历秘史：一个王朝的毁灭/刘之昆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9

ISBN 7 - 222 - 04203 - 2

I. 万... II. 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9739 号

责任编辑：欧阳常贵

装帧设计：西 里

责任印制：刘伟能

书 名	万历秘史——一个王朝的毁灭
作 者	刘之昆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m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书 号	ISBN 7 - 222 - 04203 - 2
定 价	22.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楔 子

春寒之夜。

紫禁城的大小殿宇，在料峭的寒流中傲然孤立。朔风卷过，飞沙走石，茫茫天地间顿时掀起一阵阵莫名的呜咽和哀鸣，仿佛在叙说无数莫测高深的秘密……

这是明万历十四年正月的一天。大年刚刚过去，宫中喜庆闹春的余韵似还未消失殆尽，谁也没料到倏忽间就遇着一个如此凛寒的天儿，让宫中所有的人都准备不足。鸿庐寺的柴炭供应立马就断了顿，数百名太监忽忽拉拉被紧急派到宫外，到处采购取暖物资。然路途遥遥，关山隔阻，冰冻的路面牛车真是寸步难行。这可苦了那些外派的太监们，皇差在身，却又不能按时完成。已有信儿报进宫内：派出去的太监在路上已冻死了好几个！看来，缺柴炭的日子还得持续一段日子了……

大小宫门紧紧闭上了。三宫六院的那些后妃们，耐不住

奇寒，暂时收敛了些争宠吃醋的非分之心，淡然了白日黑夜的繁文缛节，也管不了成不成什么体统，纷纷早早就上床“捂”到被褥里去了。

紫禁城活如一头冻僵了的怪兽，了无生气，沉寂无声，成了一座僵尸般的“死城”。

乾清宫内，二十三岁的万历皇帝同样百无聊赖。他也拥一条黄龙锦被，蜷缩在西暖阁的御榻上。他似坐非坐，似卧非卧，那姿势颇有些奇怪，全然不像一个年轻皇帝本该具有的姿态。此时此刻，他也管不了什么威仪不威仪，只要能让他感到舒服，就把这身子变成一段没什么感觉的木头，他也愿意。

龙体实在娇贵。足有七斤多重的这床黄龙锦被，在宫里可算是最厚的了，暖阁里又兀立一座硕大铜炉，烧着去年存下来的梨木刚炭，红红地吐着灼火。可万历仍觉后背里透心凉。他脸色有些青紫，麻酥酥一阵接着一阵地起着鸡皮疙瘩，可他就是懒得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揉一揉，或是搓一搓。他一动不动，空洞的眼神漫无目的地上下扫来扫去，耳边厢不时回荡着殿外摄人心魄的云卷风吼。

一炷高烧的红烛，将他斜倚的身影投射成了一种斑驳陆离的形状。红烛摇摇，暗影幢幢，他就保持着这种姿势活如一尊木雕傀儡。

冥冥中，忽有一声尖利的古怪声音钻入他的耳膜，一声，两声，极像是婴儿啼哭的声音。他脸色倏然大变，“木雕傀儡”似的身子骤然抖动，禁不住全身哆嗦了一下。

“哎，来人——！”

万历略带恐怖的喊声，把隔壁值房里的长随太监吓了一跳。



跳。长随太监踉踉跄跄窜入暖阁，直瞪瞪地望着万历。

“嗯，听听。好像是哪里有小儿在啼哭？”

长随太监疑惑地歪着头，奋力鼓起耳膜听了一会儿，除了呼啸的风声，什么也没听到。

长随太监无奈地摇摇头，回禀说：

“皇爷，没什么小孩在啼哭呀？……”

“没有？朕明明听见了么！……咦？真的，这会儿又没有了？”

长随太监赶紧走到万历身边，俯身下去，一边把万历撩开了的锦被重新掖好了，一边柔声安慰着：

“皇爷，都是这风闹的。谁知是从哪个角落里偶尔带过来的？管他呢，皇爷还是早点安歇吧……”

“不！”万历神经质地又一把掀开锦被。“你们，你们赶紧到永宁宫去问问，说不定是，是郑妃生产了！”

“郑……”

长随太监霎时全明白了。

皇爷此时坐卧不宁，神经兮兮，全因为在牵挂快要临盆的郑娘娘呢！啧啧，皇爷可也真是的，永宁宫那边有多少人日夜当值，一有动静会不来乾清宫报信儿？谁不知这是宫内天大的事儿啊？

得，皇爷既然发了话，那就再过去瞧瞧，讨个准信儿吧！

长随太监转身准备离去，却不料万历一个鲤鱼打挺，从御榻上跳了下来。

“等等。朕也要过去！”

长随太监惊得张大了嘴：

“皇爷，这您可不能去！这天儿可是邪乎，外边冷得很

呢！皇……”

“少啰嗦。传话下去，摆驾永宁宫！”

不待长随太监动手，万历自个儿抢先套上了裘皮龙袍，又脚步匆匆走向外间大殿，他拿眼在御案上一番搜寻，终于发现了那个锦封的玉盒。他急切切伸手拿起来，打开仔细看了看，然后小心翼翼揣进了怀中……

龙辇顶着朔风，在一群瑟瑟乱抖的太监们的簇拥下，艰难地向永宁宫进发……

五年多以前，当万历在母后的督导与已故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下，一口气册封九位妃子的时候，他做梦都没想到其中这个姓郑的淑嫔会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万历骨子里其实对女人是瞧不起的。十六岁第一次大婚，满怀惊喜的他度过的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洞房之夜，那王皇后毫无闭月羞花之貌，实在太一般了。只是因母后抱孙心切，且是母后一手张罗的，他不敢不从命。可怜了那位王皇后，自大婚之夜以后，万历就极少再登皇后的门！年轻轻的皇后，或许还根本没真正尝到鱼水之欢是个什么滋味，就开始了漫长的守活寡的岁月……

一年后，万历忽地情欲偶兴，私幸了母后宫中一个姓王的宫女。那本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曾想春风一度，竟种下了“龙”子！事情终于捅穿了，在母后的敦促下，免不得也要册封。然而，就要当父亲的万历依旧既不兴奋，也不激动，反而有些调侃似地取了个“恭敬不如从命”之意，将这个率先怀了皇胎的宫女封为“恭妃”，也不知道是在揶揄谁？等

到一番热闹过去之后，他照样又不登这恭妃的门了……

短短几年间，直至六宫齐备，他不知怎么都没一个瞧得上眼的。

偏是这个郑妃，却是鬼使神差地让他一往情深了。

此时的永宁宫内，红烛高高烧着，人影晃来晃去。数十名太监、宫娥寸步不敢离，整个儿永宁宫如临大敌一般。那个身怀六甲，已待临盆的郑妃，悠悠闲闲地躺在殿后暖阁中。劈空里半垂的一副帷帘，把里外分割成明暗两个空间。一樽鎏金镶铜的大火笼，吐着灼灼炭火，满室暖融融的。

正半睡半醒着的郑妃就觉眼前灯火一闪，一个人影走近榻前，迷迷瞪瞪中她睁眼一看，不禁大大吃了一惊！

呀，怎么是皇上？

这等酷寒天气，皇上竟亲来探视自个儿。郑妃感动得顿时泪湿眼窝。她一把掀开锦被，欲起身接驾，却被笑咪咪的万历急急拦住了。

“哎哎，爱妃重身，不必拘泥……”

“皇上，”郑妃颤声道，“春寒料峭，皇上须保养圣躬，怎敢劳动前来？”

“正是天寒地冻，朕才放心不下呀？嗯，但不知爱妃这几日起居如何？”

“托皇上隆恩，臣妾能吃能睡，但请皇上放宽心。”

“唔，那就好……”

万历伸出双臂，轻轻扶掖着郑妃重新靠卧好，顺势就坐在榻沿上。他一双眼睛定定望着郑妃，心中油然升腾起绵绵爱意……

灯影下的郑妃，一对柳叶眉高高挑起，黑亮的眸子波光

流盼，深藏着摄人心魄的万种风情。白如羊脂的脸上，被炭火炙烤得红晕满布，恰若一朵怒放着的灿如云霞的桃花……三宫六院，粉黛万千，万历自己也说不清为何独与她志趣相投，心心相印，是前世的缘分？还是天意？

“臣妾仪容不整，皇上只管看什么？”郑妃娇嗔道。

“呵呵，依朕看来，爱妃有孕倒是越发漂亮了哩！”

“皇上……”

“哈哈……”

郑妃脸上涌动着红潮，为万历的真情而感动。她忘情地一把捉住万历的手，按在自己高高隆起的腹部上：

“菩萨保佑！惟愿胎儿康健，顺利产出，也不枉臣妾与皇上恩爱一场！”

“爱妃不必过虑，且安心待产吧。放心，无论生男生女，都是朕的骨血，朕当加意爱护。”万历拉着郑妃的手，情切意柔。顿了顿，又道：“不过，最好还是给朕产一麟儿……”

万历说者无心，郑妃听者却有意。她眉心一跳，一桩心事顿时浮上脑际。

郑妃素知皇上对皇后并无感情，又加之皇后无嗣，虽说位居中宫，可绝难与她争宠。令她担忧的倒是东边的那个王恭妃，虽也从未得到过皇上的欢心，可她却已于四年前就产下了一子。自己即便也生男，终究不是长子，也只能屈居次位，将来又如何是好？

“皇上……”郑妃欲言又止，一双杏眼幽幽瞟向万历。“皇上不是已经有长子了，还会稀罕我的儿子吗？”

万历怔住。

可不是，他不是早已有个四岁的长子吗？他吞了口唾



沫，皱皱眉，摇头咕噜着说：

“那不一样。不一样的……”

郑妃听着万历话中有话，心中不觉狂喜，她双臂忽悠挽住了万历的脖子，歪着头深究：

“便如何不一样呢？”

万历却不说话。他定定望着她，眼中饱含爱怜。良久，方伸手探入怀中，小心翼翼摸出一只玉盒，捧到郑妃的胸前。

“这是什么？”

郑妃揭开盒盖，绛红色的缎子衬里上，赫然躺着一纸文书。郑妃又瞄瞄依然是笑咪咪的万历，狐疑地展开这张纸，定睛细看，这一看不打紧，竟是万历亲笔所书的一纸誓约：

“若得爱妃生男，取名常洵，当立为太子承继大统！”

大喜过望的郑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这是真的?!”

万历庄重地点点头，决然言道：

“朕岂有戏言？”

“皇上……”

郑妃这一阵激动非同小可，狂喜的眼泪顿时喷涌而流，她看了又看，情不自禁将这份誓约紧紧拥在胸前。她猛地翻身下榻，倒地便拜。

“哎，小心！”

万历慌得手忙脚乱，赶紧搀扶。

窗外，又一阵寒风卷过……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风云初起.....	1
第二章 长与幼	34
第三章 君臣斗气	52
第四章 长子出阁	84
第五章 曲线柄政.....	110
第六章 君心难测.....	135

第七章 密室策划	162
第八章 大搜捕	181
第九章 福王就藩	210
第十章 穷途末路	236
第十一章 东宫惊变	249
第十二章 梦断金銮	281
第十三章 恨海余波	310
尾声	375



第一章

风云初起

1

万历十九年的孟秋之季。

淡淡秋阳，给紫禁城层叠嵯峨的玉石砌栏，染上一片金黄。

首辅大学士申时行步履沉重，一步一挪地从皇极门出来经过会极门，朝文渊阁缓缓走去。朝靴踏在甬道上，发出沉闷的嘎嘎声，他的心亦随之一阵阵儿地揪紧……

适才在南薰殿，刚刚为皇上所钟爱的郑妃举行了晋升皇贵妃的册封大典。作为首辅的申时行，被皇上亲选为正使，由他率领中书，出席大典仪式，负责为郑妃撰写金宝金册。

大典的场面着实浩大，仪式特别隆重，那郑妃备极殊荣，一派春风得意。皇上呢，居然也是从未有过的情绪高涨，喜气洋洋。

申时行对此倍感尴尬之极，浑身不舒服。

他硬着头皮应付着一应礼仪，努力使自己的举止得体，可就是挡不住一阵紧似一阵的忧虑犹如涨潮之水，后浪推着前浪地往他心口上涌。一瞧见郑妃那得意之色，他心里就很不不是滋味。再看皇上那种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简直就是出了“格”的精气神儿，他更觉怅惘莫名！皇上这是怎么啦？吃错药啦？

申时行又想起，这个郑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刚一呱呱坠地，万历就曾大办喜筵，日夜庆祝。而今不过五年，又下诏传谕：晋封郑妃为皇贵妃。而皇上自己已有的那个皇长子朱常洛呢，都已达十岁冲龄了，居然不闻不问！对其生母王恭妃亦从未有过任何表示。这实在是太不正常了！此无论于礼于法，都说不过去，有悖皇室祖制。

他油然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举朝必定哗然，朝政从此必无宁日了……

申时行已年过五旬。他是已故首辅张居正亲荐而得以进入中枢机构——文渊阁的。接任首辅的这些年，朝中正经历张居正死后被抄家革封的大变故，这场变故事起突然，一切都始料未及。而正由于他与张居正的亲密关系，在那满朝汹汹大肆清算张居正的“罪恶”的险恶情势下，他在宦途上时时感到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真不亚于在刀尖上度日！面对政治上的大“翻盘”，他不可能不承认张居正的“失误”；也不得不附和众议，对其进行某些挞伐。但他的高明之处，



也是日后给他的后任们留下了节操好名声的，就是他坚决拒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错，以此来作为自己接任的政治资本！事实上，还在张居正生前，他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的这位老师和前任日后必会有一场悲剧降临，造成这场悲剧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他的老师遇事过于认真和操切！于此，在他一波三折地接过了首辅大任之后，他必然要一反他的前任已推行十年之久的那种从严治吏、雷厉风行的作风，而代之以曲意委蛇、折中逢迎的态度办事。宦途多风险，处处是陷阱。政坛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只有傻子才不吸取前人的经验或者教训。虽然如此一来自己活得挺累，可不这样也就没法保护自己……此一来，他终于赢得了一个忠厚的名声。无论反“张”派还是拥“张”派，渐渐对他都抱以好感。他以自己的精明和小心，于风雨飘摇中安然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

可谁曾料，皇上突然生出这么个难题。

岂止是难题？明明是皇上给稍稍平静的朝政又种下了天大的祸根！

因为，照礼法而言，母以子贵。皇后既然无出，那么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就应位居其次，其他妃嫔莫能望其项背。可皇上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专宠郑妃，且毫无顾忌地又将她封为贵妃，一跃高出王恭妃两级！皇上啊皇上，你就不想想这满朝文武该当何议？一旦疏论起来自己如何处置？身为首辅，众望所归。自己既不能不站在大臣们一边，以匡君失；又不能不为皇上分忧解难，忠心事君。生就的就是调停斡旋的命！然而，此等有关国本的纲常大事，他申时行一人纵有回天之力，能保证从容筹措，不出乱子么？……

阵阵阴影从申时行心头掠过。驻足四顾，沐浴阳辉中的宫墙石栏森严逼人，满腔忧虑无从排遣。他忽感到须尽快与阁中两位同僚商讨一番。心中一急，脚步不自觉加快，几乎有些踉跄了。

申时行去南薰殿主持册封大典，前后只不过一个时辰，留在阁中的两位大学士王锡爵和许国，就长评短论了一个时辰。及见申时行跨进阁门，二人才不约而同戛然缄口，抬眼便怔怔盯着他。

这没什么说的，一望便知晓：二位同僚肯定在为晋封之事鸣不平。

申时行也不言语，冲他俩点点头，催步径直走向自己的书案。

三人一时无话。阁内笼罩着一种奇特气氛，沉闷，压抑，每人似能听得见自己胸口咚咚的心跳声。

申时行虽未抬头，眼睛余光却分明能感受到两位同僚咄咄逼人的眼神。

时间一长，这种滋味颇有点难受，他也实在耐不住，堂堂文渊阁内岂能各怀心事不闻不问？于是，他抬起头来，迎着王锡爵和许国的眼光，硬着头皮轻咳了一声，先提起话头：

“二位想必正在评说晋封贵妃之事？是吧？我也正欲听听高见，愿闻其详……”

王锡爵与许国又相互对视一番，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怎么先听我们的？你是首辅，你得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呀？



又是一阵沉默。

许国年轻气盛，终于不耐烦在这儿紧着打哑谜。“嗯——”他清了清喉咙，冲着申时行单刀直入地开问了：

“首辅亲往南薰殿主理册封大典，所见所闻，了然于心。倒是要先请问首辅，你对此究竟持何看法？”

二人表情自然逃不过申时行的眼睛。

他从心底浮起一声苦笑，陡生几分感慨：这就是当首辅的好呢！他有意不看许国，兀自作沉吟状，缓缓言道：

“这个……情势不言自明矣。皇长子虚年已然十一，生母恭妃未闻有半点加封。而郑妃甫生贵子，即晋封册，显见郑妃专宠，陛下举措失当。此，实不应该为盛世应有之事……”

“郑妃专宠，早已是路人皆知！”

急性子的许国见申时行终于开口，便迫不及待地插上话语，一串一针见血之词冲口便出：

“个中利害尚不在于此，而在于陛下爱屋及乌，由宠贵妃而宠三子，以致长子已届冲年，只字不提建储之事。观其发展，将来定有废长立幼之祸！”

啊！呵呵……申时行对许国无遮无拦的直奔主旨实在震惊。

完全可以想见，两位同僚在他没回阁之前，不仅早已有他自己曾有过的所忧所思，且已把这些所忧所思翻过来倒过去地辨析了个透。

次辅王锡爵适时接过了许国的话：

“是啊，是啊，许阁老说得对极了。晋封贵妃，不过是皇上将来欲废长立幼之先声，首辅难道看不出？祖宗成宪俱